

老舍文学奖

获奖者新作书系

YIXIANGDONG ZHONGPIANXIAOSHUOXINZUO

衣向东中篇小说新作



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 供稿

过滤 的 阳光

衣向东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

“老舍文学奖”获奖者新作书系

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 供稿

衣向东

N Z U O

中篇小说新作

衣向东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衣向东中篇小说新作 / 衣向东著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03.6

(“老舍文学奖”获奖者新作书系 / 崔恩卿主编)

ISBN 7-5043-4100-2

I. 衣... II. 衣...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2323 号

衣向东中篇小说新作

作 者:	衣向东
策 划:	牟国栋
文字编辑:	李之舟
责任校对:	谭 霞
监 印:	戴存善
出版发行: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:	86093580 86093583
社 址:	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(邮政编码 100866)
经 销: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	北京安华印刷厂
装 订:	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
开 本:	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:	240 (千) 字
插 图:	14 幅
印 张:	12
版 次:	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	8000 册
书 号:	ISBN 7-5043-4100-2/I·545
定 价:	21.5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“老舍文学奖”获奖者新作书系

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 供稿

衣向东

OSHUOXINZUO

中篇小说新作

衣向东 /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总序

出版将继续……

——写在第一套“‘老舍文学奖’
获奖者新作书系”问市之初

衣向东
中篇小说
新作

“老舍文学奖”自1999年设立以来，已经评过两届了。

通过两届“老舍文学奖”的评选，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结识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，一批文学精品从浩淼的文学海洋中凸显出来。能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出一份力，褒扬有成就作家的高水平的作品，我们感到由衷的荣幸和喜悦。

建立“‘老舍文学奖’获奖作者文库”的设想由来已久，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。为了向读者更多地推介“老舍文学奖”获奖者的作品，从今年起，以与出版社合作的方式推出“‘老舍文学奖’获奖者新作书系”，系统地推出作者们获奖之外的作品。这次编辑出版的中篇小说卷，是丛书的第一套。

“第一”，总有其特殊意义，也就是说，“‘老舍文学奖’获奖者新作书系”从此发端，将推出长篇小说卷、散文随笔卷等第二套、第三套作品。以后的每一届获奖作者的新作，都会在老舍文艺基金会的关注下，陆续出版……

老舍先生，捐着文学家的社会责任和良知，把时代的阴晴雨雪，社会的风云流散，都注入心底，化做炽烈的语言文字……用全部生命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，关注着老百姓的喜怒哀乐。老舍先生生命终结的时候，他的灵魂升华为永恒，他的精神在后来人的生命里成长……

以“老舍”命名的基金会，承载了神圣的名称，也承载着神圣的使命，为文学艺术家的创作，为文学艺术家的成长，为中国文学艺术的明天……老舍文艺基金会因此而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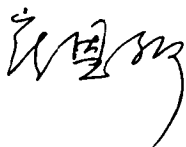
“‘老舍文学奖’获奖作者文库”的创立，基金会负责具体工作的职工做出很大努力，同时，得到北京市文联、北京老舍研究会、北京作家协会、北京戏剧家协会、北京文学月刊社等部门领导和同仁们的大力支持，在这里，我谨代表老舍文艺基金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；也向一直对“老舍文学奖”给予关注和帮助的“老舍文学奖”组织委员会成员单位的领导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同时，还要特别感谢担任“老舍文学奖”评委的专家、学者、作家、评论家，是他们付出的艰苦劳动才使“老舍文学奖”获奖作品和获奖者得以诞生。

当然，在第一批“‘老舍文学奖’获奖者新作书系”出版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忘记，对获奖作者们的辛勤笔耕，表示深深的敬意。

我们将为“‘老舍文学奖’获奖作者文库”的不断丰富而继续努力。

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
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常务副会长



2003年3月15日

序 情感的倾诉

读小说的人，究竟要从小说中读出什么？小说中有哲思，有幽默，有理趣，都会给读者一种快感，但我个人以为，最主要的是读出情感，读者总是通过小说家的情感倾诉，对自我情感进行观照、开掘和释放。

有情感的小说必须有故事、故事里有鲜活的人物，而鲜活的人物要靠独特的细节去丰满。小说家情感的倾诉是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完成的。因此，小说家的情感决定人物的命运。小说家写作状态时的情感清汤寡水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就会苍白无力，小说读起来就无滋无味。也就是说，小说家没有怀着真挚情感去写作，就很难写出感人的作品。

一个小说家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创作富有情感，就要关注生活，关注身边普通人的命运。我想，读小说的人，还是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多一些。正由于是小人物，他们的情感才更丰富、更真挚，他们才更迫切地需要寻找到一种情感的观

照，需要尽情地释放被庸俗繁琐的生活压抑着的情感，需要让疲惫的精神回归家园。

小说家就给读者提供了这么一种精神空间。

前些年，我经常跑到边远的兵营哨所，与那些憨憨的战士生活一段日子，尽量让自己的情感贴近兵们。至今，我仍然怀念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光，怀念他们的好处。只要想起他们，我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、叹息和惦念，于是我就控制不住要倾诉对他们的情感。

有人说我只能写军旅小说，因为我对地方的生活并不熟悉。我不这样认为。如果我是个新兵或者是个三四年的兵，这话也许对，因为真正的纯粹的兵营生活，应该是当兵的前几年，那时候几乎不跟地方有任何接触。但是我已有二十年兵龄了，我在社会里生活的时间比我在兵营里的时间多得多，况且我本身也是社会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写地方题材的作品，会写得更洒脱一些。

也有人说我沾了军旅题材的光，因为那些生活是别人不熟悉的。我还不这样认为。我们不熟悉的生活很多，但未必就一定写出味道。其实我写兵的时候，更多的是把他们当成普通的人来写，写他们普通人的那份情感、那些喜怒哀乐，只不过是把他们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，让他们在特殊的环境中更淋漓尽致地展示人性中的美。我没有放大地去写他们，相反，我觉得没有把他们写够分量，他们的精神境界和对生活的理解，远远超过我所写的。

似乎为了证实自己也能写兵营以外的小说，从2002年开始，我有意识地创作了一批地方题材的小说，其中就有《过滤的阳光》、《阳光的天空也有云》等中篇，收到了意想

不到的效果，许多导师和朋友纷纷给我打电话，为我高兴，说我成功地完成了由军事题材向地方题材的转移。其实，算不得什么“转移”，我的阵地还在兵营，我还要继续耕耘那片土地，从来没有想到放弃她。

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小说属于那一类，我对这个不太关心，只是用心写，通过生活中的小人物的小事件，去透视生活背后的人生图画，给读者蹭出那么一点点的甜美和陶醉。

我喜欢平淡的述说，把自己的情感压抑在平淡的叙述之下，让人物的内心世界舒缓地展露；喜欢营造足够的氛围，用那些画面感很强的光和影，或者别的什么东西，弄出一些诗意来；喜欢进入小人物的那些梦境，与他们一起期盼着明天是个好天气。

我还会这样不慌不忙地写下去。我总觉得，写小说需要三种力：智力、耐力和定力。智力就是写小说所具备的聪明才智，这种能力很大一部分是先天的；耐力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，它是体力和毅力的总和；定力就是抵御各种干扰和诱惑的能力，它是决定一个作家成功的关键。

在当今社会，许多小说家缺少的不是智力和耐力，他们具有了先天写作的聪慧，也具有充沛的体力和坚定地从事文学创作的毅力，但是缺少的却是一种定力。他们经常被各种小说流派所迷惑，被各种名利所诱惑，被别人的说三道四所困惑，于是心气浮躁，耐不住寂寞，渐渐地失去了自我。而真正的写作，恰恰需要的是平静如水的心态，从容不迫的叙述，独特别致的风格，以及始终如一的目标。

作为小说家，我想还是“写”要多于“说”，放弃写作

去发表一堆感慨和牢骚，没有多少功效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埋头写出好作品来。至于别人对你的褒贬，听听就可以了，不必当真。

衣向东

2003年3月1日写于稻香园犁月斋

目 录

序 情感的倾诉 衣向东

过滤的阳光	1
阳光的天空也有云	64
我们的战友遍天下	188
第一练习	243
成事在天	305

过滤的阳光

无风的夜晚，雪下得格外欢畅，在寂静的黑暗里，细软地覆盖了东边那座圆锥形的山丘和山丘下面的那个山村，覆盖了山村夜晚一些本该有的声音。那些看家狗们也一声不叫了，离开了蹲守的门户，夹着饥饿的肚皮，在雪地上盲目地跑跑停停，偶尔会竖起耳朵，对着孤独地立在黑暗中的树木，很不理解地呆呆出神。

那座圆锥形的山丘叫釜甑山，山下面的村子就叫釜甑村。在村子北边最后一排村舍中，有三间低矮的瓦房被厚重的积雪压迫着，雪花扑打着干裂的窗户纸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
三间低矮的瓦房内，也有一团人体散发出的温暖，在一团温暖里，也响着一个男人的鼾声，这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。大多数的夜晚，父亲的鼾声响在别处，三间小屋子因为少了这样有力度的鼾声，而降低了不少的温度。

父亲在村外面一所学校里教书，后来还当上了校长。那时候在我眼里，当校长的父亲远不如邻居重阳和立秋的农民父亲神气，重阳的父亲经常带着重阳去山里追赶野兔，去屋檐下掏鸟窝，立秋的父亲给立秋制作了滑冰车和多棱镜，而我的父亲很少待在我们身边，他星期六的晚上回家，星期天的晚上离去，把许多农活都留给我们。

父亲回来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家里突然显得拥挤起来，似乎一下增添了很多东西，仔细看看，也就多了父亲这么个人。

但是多了父亲这么个人，三间低矮的瓦房就觉得满满当当的了。

最初父亲还不会喝酒的时候，我和姐姐都喜欢父亲回来的这个晚上，这倒不是因为屋子显得满当了许多，而是我们饭桌上的东西一定会丰富起来。

只是，父亲每次回来的那个晚上，母亲就突然变得凶巴巴的，黑夜还没有完全聚拢起来，她就像把鸡鸭赶进窝里似的，把我和姐姐赶进被窝，逼着我们快点闭上眼睛。母亲那种火烧火燎的样子，反而让我觉得好奇，我总是从被窝探出头，偷偷看着父亲那张陌生的面孔。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，瘦长的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忧郁，衣服穿得朴素整洁，一边倒的头发梳理得很有秩序。他常常坐在土炕边上，看着母亲收拾屋子，或者做一些针线活，那样子像家里来访的客人。

他就是我的父亲？他怎么不像别人的父亲呢？我经常看着他想。

这个雪夜，父亲回家了，像往常一样，母亲很早就吹灭了油灯，让黑暗占据了狭窄的屋子。我听到我们粗粗细细的

喘息声，在黑暗里一起一伏的。粗粗细细的喘息声中，屋里的空气渐渐浓稠起来，渐渐地升着温，而我也渐渐地滑到了黑暗的深处。

到了后半夜，我被母亲的一声惊叫吓醒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睁着惺忪的眼睛看着坐起来的母亲。窗外的飞雪已经停止了，把一片银白的光映照进屋子里。在银白的光里，父亲仰起裸着的身子，警觉地四下看着，说，什么什么？在哪里呀？

母亲紧紧裹着棉被，伸出一只手指着黑暗处的一点，说你看你看，顺儿就蹲在那里！母亲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了味道，仿佛嗓子里被堵塞了什么东西，她在堵塞中费力地挤出了一丝沙哑的声音。

父亲点亮了油灯，油灯在深夜显得比往常亮了几倍，母亲伸手指点的地方，什么也没有。父亲对母亲说，你又做梦了？父亲说完叹息一声，吹灭了油灯。

但是母亲又在黑暗里尖叫起来，说你看你看，顺儿就蹲在那里你怎么看不见！

这次父亲有些慌张了，他仓促地去点油灯时，不小心把油灯碰翻了。油灯亮起来，母亲脸色苍白地缩在墙角里，浑身打颤。父亲怔怔地看着母亲指点的地方，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，你是幻觉吧？顺儿怎么能……父亲发现我和姐姐都惊恐地从被窝探出头来，就平静了一下情绪，说你们不睡觉干啥？睡吧没事，你妈做了个噩梦。

我急忙把头缩进被窝里，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屋子里桔黄色的灯光，把父亲和母亲的影子，投在我头顶对面的墙壁上，油灯的火焰冷不丁地闪爆一下，把混在灯油里的杂质炸

裂开，墙上的两个影子也便跟着抖动一下。这时候，桔黄色的灯光里透出一种神秘感，灯光的色泽浓稠了许多，时间也像一块软化了的橡皮糖，越拉越长了。我屏息静听屋子里细小的动静，觉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寂静中，我分辨着父亲、母亲和姐姐的喘息声，我细听着自己的耳朵里发出的金属敲击声，就像手表里齿轮转动时发出的铮音，虽细小却强劲而富有穿透力。

这样的紧张状态持续了很久，我才又松弛了呼吸，慢慢地喘息了。

父亲和母亲在灯光里对坐了很久。父亲一直瞅着母亲指点的地方，瞅着瞅着，也便发现有个黑影蹲在那里，仔细看时，那黑影便倏地不见了，他就感到身上有些冷，起身去木柜里拿出一瓶烧酒喝起来。那时候父亲还不会喝酒，我在被窝里听到了他被烧酒呛得咳嗽起来，随即一股浓烈的酒精气味在屋子里漫溢开。

二

叫顺儿的人是我的哥哥，是父亲和母亲生下的第一个孩子，一周岁的时候就死掉了。哥哥死掉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正闹着离婚，按照母亲的说法，我的哥哥是被父亲害死的。一次，母亲跟父亲在屋子里吵架，父亲怒气冲冲地跟母亲争辩着，后来母亲突然放声大哭，嘴里喊叫着我的哥哥顺儿的名字，父亲仿佛遭了霜打的茄子，突然软了下去，顺手关上，把我和姐姐关在门外。里面的吵架声渐渐平息下去，母亲唏嘘着，开始数落着父亲的过错，都是一些与哥哥有关的

话题。我从门缝朝里窥视，竟看到父亲跪在母亲面前，噙着满眼的泪水，一言不发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对于我哥哥的死，从来没有做过辩解，一生就背着这样一个罪名生活着。

细长的门缝拉长了父亲的脸和他弯着的腰，也使父亲变得遥远而弱小了。

后来，我听了村里年长者的一些零零碎碎的讲述，大致了解了哥哥的死因。据说，母亲年轻的时候，在一个乡村剧团里唱戏，一次到父亲的村子里唱《三姑闹婚》，唱得很出色，我奶奶得知这个水灵灵的女孩子还没有许人，就急忙托了媒人去说亲。

父亲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，母亲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时候就被他迷住了，应该说被父亲迷住的女孩子不止母亲一个人，这不能算母亲的错误。母亲和父亲认识半年就结婚了，当时两个人都才二十岁，父亲还在中学读书。

我的哥哥出生的时候，父亲中学毕业了，考取了济南的一所大学，当时山村里考出一个大学生，真像鸡窝里飞出了凤凰，在周围的村子里轰动了一阵子。

父亲上大学去了，把母亲和哥哥丢给了我奶奶照料。奶奶看母亲，不再像当初看着《三姑闹婚》里的母亲那样水灵灵的了，在奶奶的眼里，考取大学的父亲就是中了状元，将来要做官发财，使唤丫鬟了。

奶奶开始和母亲吵闹，等到父亲从学校回来，奶奶就死去活来地对他讲述吵闹的原因，说母亲是如何懒惰如何不孝，如何打了她等等，让父亲跟母亲离婚。

据说，父亲刚上大学不久，班里有一个和父亲同乡的女同学，开始拼命追求父亲。男人遇到了追求自己的女人，不